



父亲与算盘

王益山

(散文)

父亲生前唯一的爱物是算盘，去世时留给我们唯一的遗产也是算盘。

其实，这把算盘极其普通，框架、横梁及算珠皆是红木制成，内贯紫竹圆柱，共二十一档。都说人的气血能滋养爱物，父亲几十年的汗水浸透着每一枚算珠，确确地就把它们滋养得活了。拨动起来，极其灵滑，且撞击出一串金属般的悦耳的脆响，细听，似有丝竹之余音。父亲做帐时，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间夹着一支笔，其余的三个手指象三只灵巧的飞燕，在算盘上弹拨出一曲古朴典雅的美妙乐章。他神色庄严凝重又有几分悠然，仿佛人世间的一切都远离他而去，一“曲”终了，父亲才把两只汗津津的手掌轻抚在

算盘上，双目微闭，他乐了，醉了，算盘上反映出来的准确数据把他带进了“极乐世界”……

父亲从小至老未进过一天书房门。十岁左右随父母由江苏睢宁逃荒至安徽紫阳一带，十五六岁时在潘村一家华姓染坊做学徒。听说父亲的算盘就是在那会子偷偷地站在老板身后学会的。1956年，他成为旭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，1957年就是高级农业社会计，1965年成了峰山公社信用社的出纳会计。村民们对于“王胡子”的帐目是放心的，都说他的算盘珠从来未错过位，尤其不往自个怀里“拨拉”。父亲在五十年代盖的两间土墙草顶房屋，到25年后他去世时仍住此旧屋。于是，有的村民们又说：“王胡子最憨最愣，拨弄几十年算盘，玩了几十年的钱，还是穷家破檐。”这句话是褒是贬且不管它，反正我听了，对于父亲满脸络腮胡子的憨诚形象更加由衷地钦佩。

父亲在信用社工作，年年是先进。一次去营业所，

黄指导员对我说：“你整天替别人写稿子，为什么不写写你父亲？”写父亲？写什么？黄指导员说：“他的先进事迹还少吗？就说这次吧，后窑供销社社会会计存款时多出一百元。你父亲查出后，亲自骑车送去，当天天已黑，又下着雨。”我探访了石会计，事情当然是真的。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《王会计锱金不昧》的“豆腐块”登在《淮海报》上。稿子短小，引不起任何人注意。但在父亲去世后，在他的党费证里我发现了他一直珍藏着的这块“豆腐块”。我的泪水禁不住地流下。我后悔，在父亲生前为什么不为他多写写长一点的稿子，他是够格的呀！

转眼父亲退休了，离开信用社时，他只要求带回跟了他25年的这把算盘。农活之余，他就拿出它来把玩。我发觉他的神态不再是庄严凝重带几分悠然，而是木木的。如同爱鸟人面对空笼，垂钓者面临干河涸池。我想解劝他，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。不久，又新建四河乡信用社，主任请他出马帮忙筹建。父亲高兴了，忙不迭地把算盘装进特制的帆布带里，骑着他那辆老掉牙的双杠自行车急呼呼地就走了。他白天管理基建，夜晚就教学员做帐打算盘。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忙活了一年。1981年临近春节，一天早上母亲急急喊我起床，说你爹又吐血了。我赶紧带他去小柳巷医治，在渡船上，父亲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血，冬天的绿波粼粼的淮水把鲜血洇开，如同朵朵血红的玫瑰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父亲去世了，陪葬的是一根手杖，一杆旱烟袋。为他换衣时，发现贴肉的内衣口袋里装着一本党章和一本党费证。党费证里除了那张变色的“豆腐块”外，还有35元钱。最后一个月的党费数是35元，不知父亲在什么时候填写的。35元，不多，却是他第一个月也是最后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数。我们如数地把它交给了父亲生前所在的党支部，并把党章和党费证嵌进他的遗像镜框里。

如今，我的二儿子从财会专业毕业了，父亲那把极其普通的算盘传到他的手上。每当听到算盘拨动时发出的脆响，总给我一种莫名的激动，我仿佛又看到父亲口里含着旱烟袋，在神色专注地做帐。他入党时说的话“一定要心中有党”又在我耳畔回响。是的，父亲一生清贫，两袖清风，未给我们留下一分钱遗产，却留下了这把算盘和一种精神，这在我看来，是一件无价的传家之宝。

钱清清楚楚地记入了帐目，冲减基建工程费用；他收下了40斤苹果，却硬塞给送苹果人25元钱，送礼人尴尬地说：“唉，这比我买时还多5元。”他曾连续9年参加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，并常负责查情况复杂的单位。近几年他带队的检查小组共查出违纪金额180余万元，有

些被查单位或请他的老首长出面讲情，或送礼品请他“私了”，但他总是一不受礼，二不让步，依法办事。因此他已连续3年被评为市、县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先进个人，1988年被评为省财税大检查先进个人。